

清晨

益希卓玛



清晨

〔藏族〕益希卓玛 著

封面设计：陈丹青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藏族人民解放初期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。

一九五二年六月，西藏宣布和平解放之后，日南草原的部落头人僧格，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匪徒的怂恿下，制造谣言，破坏筑路，企图阻止我军西进。奴隶的儿子巴丹，饱尝苦难，迅速觉醒，协助“金珠玛米”粉碎了敌人的阴谋。在斗争中，巴丹的爸爸惨遭杀害，妈妈被挖了眼睛，去向不明。巴丹告别乡亲，前往北京读书。

作者是藏族，对西藏地区的生活风貌非常熟悉，对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细腻逼真，作品生动感人，较有特色。

清 晨

〔藏族〕益希卓玛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7 印张 2 插图 131 千字

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500册 定价0.50元

801.....
802.....
812.....
813.....

目 次

一	阴 谋	1
二	起 程	15
三	魔 盒	26
四	路 遇	34
五	启 蒙	48
六	再 见	63
七	涟 漪	75
八	血 仇	91
九	阿 妈	105
十	白 玛	116
十一	苦 难	125
十二	温 暖	131
十三	“本 基”	146
十四	阿 爸	155
十五	护 桥	166
十六	心 声	178

十七	鼯鼠	190
十八	悲痛	205
十九	告别	213
二十	赠刀	218

目 录

I	一
121	二
139	三
144	四
148	五
163	六
175	七
181	八
182	九
186	十
132	十一
131	十二
146	十三
155	十四
166	十五
178	十六

一 阴 谋

一九五二年，六月。

广阔的日南草原上，铺着密密的青草。弯弯曲曲的小河在艳阳照耀下，波光粼粼。遥遥可见的高耸的雪山，还是白峰白顶，容颜不变。

一群杂色马散布在草地上，信步走着，低头吃着草。十岁的巴丹跟在阿爸加措后面，阿爸打了个手势，巴丹就停住了脚步。

加措蹑手蹑脚地向一匹没驯服的青马走过去。他是日南·僧格^①家放马的奴隶。他赤裸着腿脚，黝黑粗壮的身躯上，斜挎着一件滥褛的没面子皮袄，裸露的右臂凸出结实的筋肉。在他那一头蓬乱的卷发下，两只大眼睛紧盯着难驯的青马。趁青马一抬头，他抡臂撒出软绳套，一下就套住了马脖颈。受惊的马挣扎着要甩脱绳套，加措奋力拉紧毛绳。人和马在草地上转着圈子搏斗着，绳套越拉越紧。终于，马屈服了。

巴丹赶快跑上去，将马嚼子送到阿爸手中。加措给马

^① 日南·僧格，日南是部落名，僧格是人名。人名前加部落名，表示此人是世袭的部落酋长。

戴上了嚼子，翻身跃上马背。受惊的不驯服的马后蹄跳起，尥着蹶子，没将背上的人摔下来；马又前蹄腾空立起来，可是骑马人两腿挟紧马背，象粘在马身上；马狂奔起来。巴丹紧张地瞪眼看着驯马的阿爸，望着阿爸骑马驰去的背影，高兴地笑了，他知道阿爸已经战胜了青马。

他扭头看见一匹一岁枣骝儿马，正在离他不远处吃草。他决定自己驯这匹儿马，也手提软绳套，蹑手蹑脚地向马走去。他的模样、衣装、行动和他的黑黑的大眼睛以及整个面部的表情，都和他的阿爸一个样样。

恰在这时，两个骑马人横穿马群走过，惊散了马群，惊跑了儿马。巴丹生气地转身瞅这两个骑马人，不由吃惊地自言自语说：

“日南本^①的汉人朋友又来了！”

从巴丹懂事，就认识那个长得猴脸尖鼻的汉人，他是日南·僧格的老朋友黄金宝。日南·僧格命令奴仆们叫他“黄老爷”。可是奴仆们都讨厌他，憎恶他，悄悄叫他“猴脸”。另一个满脸横肉的高胖子，是日南·僧格的妹夫尕尔玛本^②的朋友。尕尔玛本把他介绍了日南·僧格，他也成了日南·僧格的朋友。他叫陈步云，日南·僧格先命令奴仆们称他“陈师长”，后来又说，师长不能公开叫，命令称他“陈老爷”。他的额角上有一个大伤疤，是个明显的刺刀伤。刺刀扎碎了他额角的骨头，使额角陷下去了一块，奴仆们就悄悄叫他“破额头”。

① 日南本即日南部落酋长。

② 尕尔玛本即尕尔玛部落的酋长。

阿爸、阿妈都对巴丹说过，只要日南本的汉人朋友来到，奴隶、穷人头上就会有灾祸降临，一再叮咛巴丹要躲开他们。巴丹垂下眼帘，转过身，不去看这两个恶鬼一样的人。

那两个穿着细呢大衣、马靴、戴着高级礼帽的骑马人，根本没瞥巴丹一眼，他们的心目中没有这些穷苦的奴隶。他们驱马又走了一里多路，转过一个山湾，望望修建在山坡上的寺院的飞檐金瓦庙房，就走向旁边的日南本府——一座乱石砌着厚墙基、象碉堡一样的大楼。对围绕在庙房、大楼脚下的牧民们简陋的小土屋、破烂的牛毛帐房，他们一眼也不看。他们在日南本府大门口下了马，将马缰绳交到了迎上前来的管家扎巴桑登手中。管家呼喊着手下奴仆们取下搭在马上行李，将马拉进楼下的马厩里去。两个客人旁若无人地走进大门，爬上窄狭的楼梯。

肥胖臃肿得象一头大熊一样的日南·僧格，穿着土黄绸衬衣，紫红团花缎藏袍，走出房门来，将他的两个朋友迎进屋里。客人和日南·僧格互献哈达^①。客人给日南·僧格送了一把手枪和一匣子弹。日南·僧格喜笑颜开，吩咐奴仆们立即宰羊做饭。

宾主三人盘腿坐在华贵的卡垫^②上，面前的小条桌上摆着温热的酥油茶^③和洋酒、饼干、糖果、罐头等。他们用

① 哈达是白色和灰色丝绸或白纱的条巾，是藏族表示敬意的献礼。

② 卡垫是一种栽绒的坐垫。

③ 酥油茶即加了酥油的茶。酥油即奶油。把熬好的茶水盛在一个竹桶里，加入酥油，捣成酥油茶。

龙碗对着酒，低声谈起话来。他们越谈越紧张，三个头越来越近的对到了一起。他们谈话的气氛，使这四壁都是木板、窗户很小、又镶上了彩色玻璃的房间更显阴暗。

挺秀俊美的使女白玛用大木盘端了三碟吉祥饭^①进来，她瞥了坐着的三人一眼，仇恨的眼光在陈步云额角的伤疤上停了一下。这阵，陈步云正在挥着手，神情紧张地说：

“……蒋委员长反攻大陆，我们要配合，从西边打出去，我们一定能光复旧业。”

日南·僧格跷起大拇指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“我的兵力还不少，只要日南本下决心和共产党干，不准共军进你的领地，我一定以全部兵力，帮助你保住世袭千年的佛道乐土。”

日南·僧格连连点头说：“我就是不让他们进我的领地。”

黄金宝说：“得想办法，使他们走不进来。步云兄说，他可以分一部分兵力到这里，帮助防守。”

日南·僧格连忙摆手道：“不，不，我这里不要陈师长费心派兵。我请佛爷算了卦，佛爷说：‘熊熊燃烧的红火，见了绿水就熄灭。’我僧格^②是蹲在雪山顶上的雄狮，面向大地抖长鬃，奴隶百姓颤颤兢兢，共军他别想插进一根针。”他见朋友不高兴，又用缓和的语气说：“你们的兵就驻在尕尔玛草原一带，那是我妹子家的地方，和我家一样。那里接近汉

① 吉祥饭是在一个碟子里，一半放大米饭，一半放煮熟的蕨麻（又称人参果），加上白糖和热奶油。

② 僧格意思是狮子。

区，你们也好打出去，早早迎上蒋委员长。”

黄金宝阴沉沉地说：“现在来的解放军，就是往日的红军。红军过雪山草地，可在奴隶穷人的心里埋下了祸火啊！这可不能不防。”

日南·僧格说：“红军是从我的领地东边过去的，他们没有进我的领地。”

黄金宝说：“黄河的水九曲十八弯，流向东，又流向西，流向西，再流向东。你的属下难道没有流进来的奴仆？上次我到贵府，听到你的奴仆中有人唱想念红军的歌子，这可是要烧掉你日南本府的祸火啊！”

醉醺醺两眼发红的日南·僧格，猛用拳击桌子，吼道：“有那样的奴才，我立即杀掉他！”

在僧格击桌时，饭桌上的碗碟叮当碰响，白玛手中端饭的大木盘也应声落地。她慌忙弯腰拾起木盘，走出房去。陈步云怀疑地瞅着白玛的背影问道：

“这女仆为什么这样吃惊？”

日南·僧格不耐烦地一挥手说：“你们汉人就是多疑，连自己家里人也信不过。这是我的厨子的姑娘，跟我好几年了。五年前，我到尕尔玛草原上去看我的妹子，她请了一个到汉区学过手艺的厨子给我做饭。做的饭很合我的口味，我叫那厨子来我家做饭。他听我的话，带着姑娘来了。我叫他们父女都侍候我。这女的侍候我也灵性，一定是见我发脾气惊怕了。”

僧格说完，举手让客人用饭。黄金宝拿起饭匙，从碟子一边吃了点吉祥饭。陈步云显得饿了，半碟米饭几口就下

了肚。白玛又端进来了三碟做得很精巧，象核桃一样大的糖包子，换走了吃剩下的吉祥饭。一会儿，白玛又端来三碟同样大小的羊肉包子，换走了没有吃完的糖包子。白玛再去端来三碟手抓羊肉，换走了没有吃完的羊肉包子。一阵，她又端来羊肉汤面片。最后，还端来加了很多白糖的酸奶子。她断断续续听到三个人密商阻止解放军进入日南·僧格领土的阴谋诡计。

当三个老爷喝着香甜的酸奶酪时，两个汉人朋友提出要僧格派个可靠的奴隶，给他们拉马赶牛。黄金宝说：

“赶牛的奴隶，一定要蠢得不懂驮的是什么货物，笨得不会对人说出驮的是什么货物，老实得不会接近共军，勤快得路上的活儿不用吩咐就能干好。”

日南·僧格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是要我给你们派个象牦牛一样蠢笨的奴隶。可是要把你们在路上服侍好，还得有一点灵性的。”

白玛一边将碗碟收进大木盘里，一边注意听着派谁去。日南·僧格令白玛去把管家叫来。管家急急忙忙爬上梯子来了。白玛侧身让他进屋，自己随后也跟了进去。日南·僧格对管家说：

“黄老爷和陈老爷要驮点货物，翻大雪山向东，到尕尔玛草原那边去做趟生意。你去叫会驯马的那个奴隶，让他拉上一匹好走马，备好鞍子在大门口伺候。”

管家走了。白玛将暖水瓶里的水，倒进洗脸盆里，拧了热毛巾，递给三个肚皮胀得饱饱的人擦脸。完了，她就端着收满碗碟的大木盘出来，下楼回厨房去。她很熟悉能驯马

的奴隶加措一家三口人，想着可以托加措去找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。但她还要和自己的阿爸商量商量。

阿米才旦^①做完了这一餐饭，觉得腰痠背痛，吃力地用拳头捶着腰背。白玛走进来，在他耳边说了刚才听到和见到的，又说自己想请加措顺便去找扎西。才旦连忙摇手说：

“万不能找，万万不能让加措去找！”

阿米才旦回想起四年前的情景，正是这个姓陈的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头上挨了一刀）带兵抓扎西，扎西跑掉了，他又要抓扎西的妻子卓玛姬。当时卓玛姬怀着孕，阿米才旦不忍心让她一个人四处流浪，就带上她翻大雪山向西走，来到日南·僧格家。还给卓玛姬改名叫白玛。他们原以为这能躲开国民党反动派，谁想到离开狼窝，又进了虎穴，仇人又跟踪而至了。阿米才旦叹口气说：

“你不谨慎，唱扎西教你的那些歌子，又被‘猴脸’听见了。要是他查出是你唱的，真不知会出什么祸事。你在这地方，可千万不要对人提扎西，也不能说我们家过去的事。要是传出一点风声去，就把自己活活喂进了虎口啊！扎西要是活着，我们总能相见。现在加措要远去，你给送点吃的去。对自家的事，可要把口闭得紧紧的。”

白玛难过地说：“阿爸拉^②，尕尔玛已经四岁了，还没见过她阿爸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和扎西团圆呢？”

才旦又想了半晌，才开口说：“只要今年不出事，我们准

① 阿米即爷爷。才旦是名字。

② 拉是敬语，表示对阿爸的尊敬。

备好牲口和路上吃的，明年就辞了这里的工，回老家去。我们到尕尔玛草原上去等扎西，他会来找我们的。听那个象鸟一样飞来飞去的阿米日登说，尕尔玛草原那里的世道已经和这里不一样了。‘鸟老思林，人老思乡’。我也该回老家去了。”

“真要能回老家，那就好了。”白玛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真想念丹珍措，她救了我们，却救不了她自己。不知她生的那个儿子丹增还活着没有？那老婆子还那么折磨她不一……”

过了一会儿，日南·僧格和他的两个朋友向下退着爬下楼来。他们浑身散发着酒气，慢步走到大门口的石阶上。他们看见了拉着马侍立在阶下的奴隶加措。日南·僧格扭头对他的两个朋友说：

“他和哑巴差不多，一次我问他怎么驯马的？他张了几次口，没吐出一句话。我气得用马鞭抽了他一顿，他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。”

陈步云额头上的伤疤动了动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干活还有灵性吧？别也笨得象老牦牛一样。”

“看他驯马，还很有灵性儿。”日南·僧格说着，当即命令拉马的奴隶道：“伺候这位老爷上马！”

加措明白日南本的手势，是要他跪在地上，躬下身，让那高胖子踏着自己肩膀上马去。陈步云也明白了僧格的意图，哈哈大笑着说：

“你们藏族土官的气派，可比我们汉族官员的还大。我

们只能坐小卧车，却没有人垫脚上马。”

日南·僧格很高兴自己有比汉族官员还大的气派，也哈哈大笑。加措眨了眨眼，佯装不懂日南本的手势，将马拉到台阶边，让陈步云踩着台阶上马。陈步云扫兴地沉下了脸，日南·僧格正要対违抗他的心意的奴隶发火，黄金宝举手挡住了他。黄金宝不喜欢踩人阶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老体弱的奴隶跪着让他上马。他一脚踩上去，那奴隶倒了，他也倒栽了下去，受惊的马几乎将他踩到蹄下。他要打那老奴隶，老奴隶却已断了气。他看见这个奴隶让踩着硬阶上马，认为是这个奴隶有点灵性的表现。他表示同意这个奴隶跟去，问僧格道：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巴丹的阿爸名叫仁青加措，仁青加措是个很好的名字，意思就是宝贝的海洋。因为还有一个叫仁青的奴隶，人们就只叫他加措。但是日南本怎么会知道每个奴隶的名字？一个奴隶在他的心中，就如牛群中的一头牦牛。他说：

“他们这些下贱的人，还有什么名字？你就象使唤牛一样地叫他一声，他就过来了。”

管家对加措说，日南本的两个朋友要驮点货物，到大雪山东边去做生意。日南本命令加措拉马赶牛，伺候好两个老爷，将两个老爷送到了地方，就立即赶回来。如果加措迟回来一天，就要打他的老婆一百鞭^①。每迟一天加一百鞭。打到一千鞭，他还不回来，就要把他的老婆打入地牢。如果

^① 打断一根浸湿的柳条算一鞭。一百鞭是打断一百根浸湿的柳条。

他不回来了，就要杀了他的老婆。加措的眼睛眨了眨，舌头在口里卷了卷，他的声音却没有出来。如果他说出自己的意见，就会大祸临头。管家吩咐加措，第二天天麻亮前赶着三头驮牛，拉上老爷们的马，来听两位老爷的使唤。

在日南·僧格家族世袭统辖的领地上，草原、森林、河流、矿藏、一切一切都是日南本的。日南本有成千上万的牲畜，有些租给贫苦牧民，定期收酥油、牛毛、羊毛、曲拉^①和繁殖的仔畜等；有些由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们放牧、挤奶、打酥油和剪毛。日南·僧格不但向他领地上的所有百姓收官税，派乌拉^②，还和两个朋友合伙做生意。他们运来盐、茶等牧民生活必需品，就按他们定的高价，把草原上的钱和能值几个钱的东西，全部收进他们的袋子里。

奴隶们的生活十分穷困痛苦，他们穿着没有面子的死羊皮袄，破得遮不住身子；他们住的破帐房，挡不住风雨。日南本只给他们一些瘦死、病死了的牛羊和很少的糌粑^③，让他们维持生命。他们还经常挨骂，挨打，受到百般折磨。甚至日南本要谁死，谁就不能活。巴丹的阿妈也是日南·僧格家的奴隶。阿爸爱吹起笛子表示自己的忧思，阿妈常和着笛音，低声唱出哀怨的歌儿：

美丽的蓝天上，

① 曲拉是从牛奶中提取酥油之后，熬出的奶酪，晒干作食品。

② 乌拉即差役。

③ 糌粑[zān ba]是用一种耐寒麦——青稞炒熟磨成的面粉。

笼罩着昏沉的愁云，
又饿又冻的奴隶啊！

灾难就象乌鲁河的水流不尽，

空旷的草原上，
飘飞着手掌大的雪片，

又饿又冻的奴隶啊！
苦活就象草根一样数不完；

阴暗的森林里，

漫游着凶猛的虎豹，
又饿又冻的奴隶啊！

日南本是生死的主宰。

阿爸和阿妈只有在抱着刚会坐的巴丹，教他呀呀学语，
看着刚会走的巴丹，迈开不稳的步子时，心中才感到快乐。
他们也只有在看学会了跑路的巴丹，扑上来抱住阿爸、阿妈的大腿，欢蹦欢跳时，心中才感到温暖。阿妈用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声音，祈祷上天：

“菩萨啊！有什么灾难你统统降给我吧，可别折磨我的孩子。”

驯马能手加措是奴隶们心目中的英雄。他暗暗发誓，就是自己吃尽当牛作马的苦，也要把小儿子抚养成一个强壮的男子汉，使他有力量挣脱奴隶的枷锁。

巴丹一天天地长大了，他们一家人的眼前，也越来越多

地闪动起了亮光。金珠玛^①向西进军的消息，不时传进奴隶们的破帐房。他们听说在大雪山的东边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有几个从东边来的流浪人^②，从这草原上经过时，给奴隶和穷苦牧民们说了一些“新汉人”^③金珠玛米爱护穷苦藏民的故事，还说了金珠玛米能改变穷苦命运的故事。这些新奇的故事，使奴隶和穷人们又惊讶又欢喜。它就象春风一样吹遍了雪山草原。人们期待着金珠玛和即将来到的新的生活。

加措经常到深山野洼里去放马。在渺无人烟的旷野里，他碰上了八十岁的流浪人阿米日登。阿米日登对他讲了那么多激动人心的话，使他高兴地吹起了笛子，他用笛子响亮地吹出了自己对新生活的憧憬与希望。他也将这种憧憬与希望，用朴实生动的语言，讲给自己的伙伴们听，使奴隶们更加热切地盼望着草原上出现神话般的生活。就算它是一个梦境吧，对重压下的奴隶，也是一种慰藉和激励。

可是这时候，日南·僧格和他的兄弟——寺院里的大活佛，却向牧民、奴隶们说了许多诽谤那些东方来的“新汉人”的坏话。还说谁要接近了那些“新汉人”，就会受到佛的惩罚。加措一家穷得没有一点给寺院里供的酥油和糌粑。他们要给佛叩头，也只能在寺院墙外叩。而他们忙得也没

① 金珠玛即解放军。金珠玛米是解放军的具体人。

② 流浪人是在草原上卖艺、打短工、乞讨为生的自由民。

③ “新汉人”，解放军进入藏区，深受藏民欢迎，藏民群众称为“新汉人”，和历史上海压迫藏族人民的汉族反动派相区别。